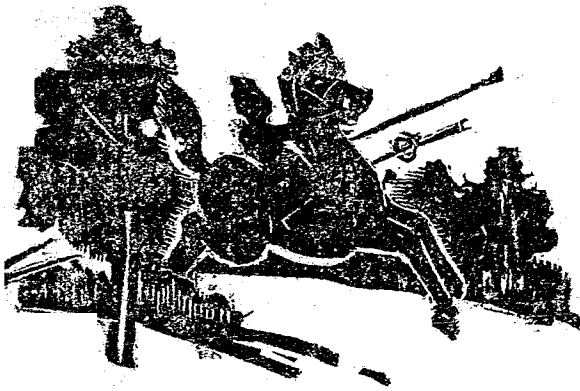


小英雄



行發店書奮報

更正：

二十三頁上的火車插圖印翻了，看時
要鏡過來看，請讀者原諒！

MG
I2.86.5
76

解放區童話

小英雄

聯華書店發行
定價七元



3 2167 5385 0

目
錄

小英雄

在一條小胡同裏

鬮馬的孩子

小六兒的故事

圍村

小英雄

村公所值日的接到上面村子轉來一封信，要馬上送到梅峪村八路軍二營營部去。可村裏的男子都下地去了，還沒回來，找不到適當的人送去。

這是一封緊急的信，不敢耽誤。

四喜子看值日的到東家，到西家，都叫不到人，急得滿臉都是汗珠子，他走上步問：

『做啥呀？』

『找人送信，一封急信。』

『我給送去。送到那兒？』

值日的低下頭來看看他，四喜子只有他一半高，是的，四喜子今年才十三歲嘛。響了一想，才說：

『路倒是不遠，——拍峪，只有四里路。』

『好，我送去。』

『兒童團長，在道上可不敢玩，要跑的去，是要緊公事哩！』

四喜子點點頭。他當了一年半兒童團團長，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一散學，小幾個兒童團員在一塊，拿着棍子，揹着木刀，刀柄上飄着一塊紅布，跑到河灘上，十

幾人就分到兩邊，散開，撲通倒在河灘上，拿着小木頭棍子向對方放，嘴裏叫着『啞啞路——』——打開游擊戰了。

二邊打着，一邊用兩條小腿向對方爬過去，爬着爬着，一條伙便接近對方，嘩的跳起來，衝過去。假裝日本鬼子的對方，垮了，把日本鬼子俘虜過來，帶到一塊大石頭面前，四喜子儼然像一個法官似的坐在石頭上審問：

『你這個小小日本，爲什麼要欺負中國……』

有時候四喜子玩得把腦袋跌破了，他也不在乎，連哭也不哭一聲，抓一把土往上擲一按，又玩開了。

四喜子雖然才十三歲，可識了一肚子的字。村頭的白牆上，寫着那一大片字：『什麼『國民公約』呀，什麼『自衛隊六大紀律』呀……他全認識，唸起來，嘩嘩地，一點也不打隔。

他接過信，拔起腿來，像一匹小馬駒似的，就跑開了。這一片的小溝小道，他可熟識着哩，別人到柏峪村要四里地，給他走，不要走一里路就到了哩。他知道二營營長住在李老財的院子裏，一口氣跑進去，氣喘得像一口風箱似的，呼啦呼啦的。營長看完信，要留他吃飯，他不肯，心裏想：

『八路軍打日本，保護老百姓，給他送封信，還要吃飯，哼，這才是不要鼻子哩』

他連水也沒喝，就往回走了。心裏覺得無限歡喜：今兒個又『抗』了一次『日』了。什麼時候，要能搗一隻真槍，打死一個日本鬼，你說，那多爽好呢？四喜子玩木槍玩

膩了，他說：

「木槍不好玩，假的。」

可是四喜子還沒有一隻大槍高哩。

穿過一條放羊的小道，走出一片棗樹林裏，聽見嘖嘖哇哇的聲音，好像那許多人都在發急，講話同吵嘴一樣，囉囉地，四喜子一句話聽也聽不懂。這是誰們呢？他邊走着，邊抬起頭來一看——

嘿，好傢伙，山坡那兒站着數不清的人，盡是戴鋼盔穿皮鞋的日本鬼子。

這是日本鬼子一支輕裝快速部隊，不到二百人，企圖奇襲柏峪村的二營營部。他們來時，走的全是些放羊的小道，秘密運動，誰也不知道。正是因為走的是小道，鬼子還不熟，走錯了，站在山坡那兒，有三四條道，鬼子迷糊起來，不知走那一條。正在苦於沒有辦法的時候，鬼子賊見了四喜子，其中一個馬上就跑過來，四喜子沒來的及跑，就被抓住了。

那個鬼子把四喜子帶到一個當官的面前，當官的冷笑地問他：

「柏峪村的開路開路……」

四喜子一看見日本鬼子，不由地就冒火了，他撒開腿來就跑，可是一步也跑不動，原來他的手被鬼子抓着哩。

天快黑下來了，鬼子心裏很急。晚了，怕走漏消息，不但是襲擊不到八路軍，說不定要被八路軍包圍哩！那個當官的裝出一副和善的面孔，小聲地說：

「你的柏峪村的開路開路。你的明白？」

他不理鬼子。鬼子比手劃腳地告訴他，叫他帶路到柏峪村去。他說不知道，鬼子問他剛才從什麼地方來，可把他問住了，想了半天他才答上來：

「從我們奶奶家來。」

奶奶家在什麼地方呢？四喜子堵住嘴了。當官的猜出他一定知道去柏峪村的道，怕是不敢帶，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偽鈔來，在四喜子面前這麼一擺，說：

「你的柏峪村的開路，我的聯銀券的給。」

四喜子知道八路軍就住的柏峪，如果把鬼子帶去，那八路軍會吃虧，這麼能行呢？他搖搖頭。

「我不要你的錢，我不帶路！」

這一句話一說，鬼子都急起來了。大夥說：

「你的不帶路，撕拉撕拉的！」

（註）

一個鬼子用刺刀對着他的胸膛。他一點也不含糊，大聲地說：

「國民公約……」

當官的鬼子以為他說出去的這呢，變



「下腰來，凝神地聽，問他：」

「什麼國民公約的？」

「國民公約第十三條」，四喜子說到這兒，嗓子放大了：「

不給敵人和漢奸帶路！」

那個鬼子一刺刀把四喜子挑了，血，從亮晶晶的刺刀上流下來。這個不廉不賤的少

年英雄，倒在地，將近二百個鬼子，對他卻一點辦法也沒有。鬼子在山頭上找來找去，到天黑才找到去柏嶺的路。可是，當四喜子在山坡上大聲叫喊的時候，二營哨兵就發現敵情，營部馬上轉移了。鬼子撲個空，在回來的路，却遭到八路軍的伏擊。



（註）即要處死之意。

在一條小胡同裏

小拴拴把這一次在城裏的情形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完了之後，青抗先劉隊長指示他些辦法，然後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說：

『這一次，你再去，一定能成。』他想了想，『不過你要注意四周圍有沒有鬼子，講話可不要讓鬼子聽見了。』

『劉隊長，虧你說的，讓鬼子聽見了！』小拴拴用小手掌在自己脖子上砍了一下，『要殺頭哩。』

『你多問一問程文良家裏的情形。』

『好的。』

第二天小拴拴又進城去了。小拴拴的家就住在城外七里地的一個村子裏，奶奶家却住在城裏，過年過節，小拴拴常跟媽媽到奶奶家去玩。大了，他就自己跑進城裏去玩。小拴拴雖然是鄉下孩子，却是在城裏長大的。城裏的路，他很熟悉，像是熟悉自己的手指似的，那個地方高，那個地方低，全知道。自從鬼子佔領了縣城，他這才少到城裏去，——要買點東西，看看奶奶，才進城去。奶奶最喜歡小拴拴，她說：

『你們別看小拴拴才十二歲，可是一塊好材料哩，心眼兒靈活透了，眼睛眉毛鼻子一動，小主意就出來了。』

是的，奶奶對他的讚美，確實一點也不誇張。

小拴子一走到城門口，他就恭恭敬敬地向鬼子和偽警備隊敬了一個禮，鬼子高興

『支那的好孩子。』

他才十二歲，是不要良民證的；也沒檢查，就很容易地進了城。他沒到奶奶家去，向西一拐，通過一條嘈雜的大街，就走進一條僻靜的小胡同。快出胡同口，他的鼻子便嗅了下來。他伸出小腦袋向那邊探望了一下：

嚇，他在那兒呢！

他統是程文良，城裏的偽警備隊，每天在這一帶站崗。程文良滿肚子心思似的，蹲着頭在那兒踱來踱去。

小拴慢慢走去，還沒走到他跟前，就被他發覺了。他看見小拴，突然愉快起來，走過去把小拴抱了起來，兩隻手把小拴舉在高空，猛的又放在地上撫摸着小拴臉的小下巴說：

『你又進城來玩哪！』

『噢。』小拴回過頭來，向四面望望：沒有人，胡同裏連聲音也沒有，靜靜地。只是偶爾有蒼蠅嗡嗡地飛過去。他放下了心，問：『叔叔，我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肯不肯告訴我？』他望着程文良的臉。

『肯。』

「你是什麼地方人？」

「我麼，是東北人。」

「東北，」小拴拴想着這兩個字的意思：「東北在什麼地方？」

「東北啊，可遠着哩，從北平天津過去，在山海關那邊，……」

「是不是中國地方？」

「是的。」

「那你不是中國人嗎？」

程文良好像給他刺了一下，有點慚愧，不好意思的說：「當然是中國人嘛。」

「中國人爲啥當漢奸呢？」

「你說什麼？」程文良有點生氣了，但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小孩子，氣也就消了。

「可是臉却紅了。他默默地注視着小拴拴，許久答不上話來。」

「停了停，小拴拴又問：

「你家的人呢？你有爸爸媽媽嗎？」

「在關外，九一八事變那年，我爸爸不肯給鬼子幹活，叫鬼子打死了。」他又想起來。

「那次鬼子到各村叫去修汽路，爸爸不肯去，被拖到汽路那兒的時候，還是不肯修，就……」

「鬼子把衣服剝下，活活打死了。」

「你不想爸爸嗎？」

「想——」他眼眶有點潮潤了。

「鬼子打死你爸爸，爲啥還給鬼子做活呢？」

「鬼子抽壯了，不來不行！」唉，你，你不要再說了。」

他越說，頭越往下低，好像不好意思見人似的。這時候，恰巧有個賣菓子的走來，

看着他們兩個人，好像有什麼事的樣子，就很快地走過去了。

程文良懶散地把肩上的槍放下來，悠悠然得給鬼子揸這條槍，在他是莫大的恥辱了。他很想馬上把身上那套偽警備隊的衣服脫下，但脫下來，當時又沒有別的衣服好穿。

「你們吃什麼飯啊？」

「小米。」

「日本鬼子呢？」

「吃大米。」

「日本鬼子吃好的，你們吃壞的，日本鬼子穿好的，你們穿壞的。」

「我知道。」程文良不想再告訴他更多的事了，自己心裏很難過。吃壞穿壞的還不要緊，鬼子動不動還打偽軍哩。鬼子要是做錯了事總往偽軍身上推；受了上級的氣，就向偽軍身上發洩。偽軍在中國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在日本鬼子面前也抬不起頭來。這些事，他都不情願說了。

「不要再講了，小挫挫，你給我唱一個歌聽吧。」你想聽一個歌，解一解心頭的悶。

「唱個什麼歌呢？」
「隨你。」

搖掉掉起頭來向後面望望，沒有人，家家戶戶的門都關得嚴嚴的。他就唱了：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故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才能夠收復我那無盡的寶藏……

程文良彎下腰來，一把掩住他的嘴，用着哀求的聲音，說：

『你不要再唱了。』

他堵着小嘴：『你不是教我給你唱一個歌嗎？這個歌還沒有唱完哩，你就不教我唱

，我不同你玩了。』

天空低低的，像一張銀灰色的紙，蓋在小胡同的上面。沒有風，好像要下雨的樣

，悶的程文良心裏不舒服，透不過氣來。他望着小拴拴，說：

『你唱吧，不過，不要唱這個歌。』

『你不歡喜這個歌嗎？』

『我喜歡，我聽過了。』

『要唱個什麼歌呢？』

『要唱個——』他也不知道有什麼歌好唱，只是想唱一個快樂調子的歌，好忘掉

個的苦悶。他又想了想，還是想不出來，就說：『唱一個抗戰的歌吧。』

『讓我唱完嗎？』

傑子激昂地唱道：

「讓你唱完，可是要唱個好聽的。」

小拴捏起昨天青抗先劉隊長教他唱的那個歌，他剛學了沒多久，還不熟練，壓着

「槍」對外，
齊步向前；

不打老百姓，

不殺中國人……

「這是什麼歌？」

「我還沒有唱完呢？」小拴捏停下來，反問他。

「好，你唱吧！」

他接下去唱：

「擁護中華民族，

永做自由人！」

程文良流淚了。小拴捏心裏有點發慌：這可怎麼是好呢，他扯扯程文良的衣裳角，

「叔叔，你哭了！」

程文良連忙用手帕拭乾了眼淚，不好意思地說：

「我沒哭，我的眼睛痛。」

指着程文良的眼睛，他更正地說：

『不，你騙我，你哭了，眼睛還紅哩！』
『我不想當僞軍了。』

小拴拴伸出食指和姆指來一比，說：

『你當這個好不好，我喜歡你，我天天和你玩。』

『八路不要我，我不好意思過去。』
『不，要你去，還歡迎哩。我家裏就常常有八路去。』

『真的嗎？』

小拴拴告訴他許許多多

八路軍的情形，程文良不流
淚了，微微的笑了起來：

『好，還有兩個弟兄，

也想過去呢！』

他們約好第二天黃昏，

在城外二里地一棵大柳樹下

面等候。小拴拴把這個消息

飛快地帶回去，告訴劉隊長

他們。第二天黃昏，三個帶

糧的僞軍，被八路軍熱烈地

歡迎過來。從此，三個僞軍

的槍，都掉過來對着日本鬼子了。



鬮馬的孩子

「大伯，還有多遠哪？」

「咱們歇會，再走吧。」

大伯把肩上的行李捲，輕輕地放在地上，問牛兒：

「你累了吧？」

「不累。快到八路軍的地方了吧？」

「你這孩子，真是傻子，一進山都是八路軍的地方啦。」

「那我們快看到八路軍了！」牛兒從心裏高興起來。他的家在敵佔區，原來家裏的光景，還可以馬馬虎虎混過去，自從鬼子佔領了之後，今天修路，明天挖壕，顧不上下地，又要繳這個捐呀，那個稅的，光景就一天一天壞下來了。牛兒把鬼子恨透了，就想當八路軍打鬼子，可是媽媽不讓：他才十一歲，太小了，怕八路軍不要，而且家裏人手也少哩。牛兒年紀小，本事可不小哩——會放牛，會騎馬，還會騎自行車呢？

這時，村裏的胡大伯，也想到八路軍那兒去，他給媽媽說，媽媽還是不肯，他忍不住哭了，媽媽看留他也留不住，就答應他了，叫他到八路軍那兒去學好，沒事回家來看，有便人就常捎信來。

牛兒聽見媽媽答應了，高興得跳了起來。就這樣，他跟胡大伯走進了山裏。

他們兩個人在路上休息了一下，又站起來走了。

他們不知道鬼子在山裏開始『掃蕩』哪。在他們面前五里地一個村子，就駐紮了三百多鬼子。

不知不覺地，他們走近了那村子，他們正低着頭往前走，背後突然伸過來一支手，把胡大伯抓住了。胡大伯嚇了一跳，行李担子掉到地上了。他回過頭來一看：你猜是誰？原來是日本鬼子的哨兵。

哨兵把他們兩個人帶到村子裏。鬼子硬說他們是八路軍的探子，總不相信他們是逃來的難民。胡大伯脫下衣服，解開行李叫鬼子檢查，鬼子也還是不相信，說他們是化裝難民的樣子。在鬼子面前是有理說不清的。胡大伯叫鬼子關了起來。

牛兒卻沒鬧起，他年紀小，鬼子很放心。牛兒不安地，在村子裏走來走去。

村子裏坐滿了鬼子兵，亂嘈嘈的，村口上拴了有一百多匹牲口，有高大的洋馬，有騾子，有驢子，——鬼子走了許多路，很疲勞，都坐在地上休息。牲口也累了，身上潮濕的很——流汗了。

鬼子看見牛兒，就叫送火柴給他旁邊的人，牛兒送了，一個鬼子叫牛兒端一碗水過來，牛兒端過去了。……

鬼子都覺得牛兒是個大大的好孩子。

牛兒走到村口，村口有一株大柳樹，樹下有個鬼子在攔馬。鬼子看見牛兒，就壓着牛兒兩匹洋馬，叫他翻。他接過馬韉繩攔了。

鬼子很高興，走到許多鬼子當中，抽紙煙去了。



牛兒牽着馬，從驢馬羣裏，一步邁走出來，走着走着，就遠了，他回頭看看鬼子在望着他呢！他又把馬腳回來，快到村邊時，再掉頭去路。走出約萬有半里多路的樣子，他又回過頭去看，鬼子都圍在一堆，聊開天了，沒人注意。他找了一塊高石頭，一傢伙就跨上馬，把那匹馬扔了，拉動了兩下韁繩，馬就放開腿，跑去了。

一聽見急驟的馬蹄聲，鬼子發覺了。一個鬼子抱着一挺機關槍，就向牛兒打去：格洛格……

牛兒會騎馬，洋馬會跑，一眨眼的工夫，就跑得老遠老遠了。一顆子彈也沒碰到牛兒。

他一口氣足足跑了十五里路。馬乏了，他也累了。拉緊韁繩一看：山口上一個人拿槍對着他，放高聲音，叫他站住不准動。

牛兒心裏想：這一次可完蛋了，一碰到鬼子，問出來，是帶走他們的馬，那還給他一刀，格擦一聲，腦袋掉下來；以後就再也看不見媽媽了，也看不見八路軍了。他想掉過馬來往回跑，可是這一段路太狹，不容易很快轉過去。

正在他想的的時候，那個拿槍的人走過來了。他定了一定神，仔細一看：嘿，不是別人，正是他要找的八路軍的尖兵，因為牛兒來的方向有敵情，尖兵怕是敵人，所以叫他站住。牛兒把經過告訴了他，最後說：

「……我心裏想，騎上馬好找八路軍，就碰到你了。這個馬，我送給八路軍。同慶
我想——」

「你想什麼！」

「我想當八路軍，打鬼子，你答應我嗎？」
尖兵一把把他抱在懷裏，感動地說：「好！」

牛兒當了小八路，把那個村的敵人馬匹數目報告給了營長。營長本來已知道一些情況，但還不夠確實，尤其是敵人的兵力。這一來，他的報告幫助營長下了決心。一會工夫，牛兒就和八路軍一同出發，襲擊那個村的敵人去了。

小六兒的故事

小六兒今年才十二歲，可是最近變得像大人一樣了，走路來，垂着兩隻小手，低着肩膀，規規矩矩，一聲不響。嘴老是堵着，那一雙溜溜溜圓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逢哥哥從地裏回來，開飯的時候，他總是說肚子不餓，吃不下去，只吃一點點。本來，小六兒在村裏，是活蹦活跳的小孩當中的一個，怎麼一下子變成這個樣兒呢？家裏人都奇怪了。

哥哥擔心他，別是病了。小六兒的身子胖可結實呢，像一條小牛犢，成年四季，不生災害病的。

那麼，是爲了什麼呢？

他每天想着嫂子。一個月以前，老陽快落土了（註），嫂子一個人坐在門口的小櫃檯上，納鞋底；正想進去做晚飯，一個矮矮胖胖的小日本鬼子，穿着一雙大皮鞋，緊緊地走進胡同來，胡同裏一個人也沒有。那個小日本鬼子下面，堆着一叢無須領的鬍鬚，甌着一張大嘴，露出一排牙齒，只是望着他嫂子格格地發笑。嫂子知道事情不好，站起來，打算往裏走，可是那兒來的及哩！一把叫那個小日本抓住了，直往地裏拖——就在村外的窩舖裏，嫂子叫八個日本鬼子強姦死哪。

那個矮矮胖胖的小日本鬼子，村子裏的人，給他一個綽號叫做『大塊頭』。『大塊

頭」就住在村外三里地的崗樓裏，誰們也不敢得罪他。他喜歡喝酒，喜歡「花姑娘」，還喜歡錢。他三天兩頭從崗樓下來，到附近的村子裏去。到那個村，那個村就該倒霉了。

東流村一帶給日本鬼子佔領了，就變成了「愛護村」。村外邊不到半里地，就是二條汽路；汽路那邊不多遠，是平漢鐵路，東流村變成「愛護村」，小學堂的教書先生換了，連課本也換了。從此，小六兒就不上學堂了。他說：「中國人，不念鬼子書。」

他就蹲在家裏，拾拾糞，做點雜事。晚上哥哥在菜油燈下面，教他識字。嫂子最喜歡他了；給他做飯，給他做衣服，還陪他玩。忽然問嫂子叫日本鬼子弄死了，你說，他怎麼能夠不傷心呢？

他要給嫂子報仇！

可是他才十二歲哩，人長的也不過三尺高，既拿不動刀，也拿不動槍；用手打「木塊頭」吧，手又小，胳膊又細，不頂事。他想用石頭，這也很困難：小石頭打不死日本鬼子，大石頭倒是可以打死人了，他却又拿不動。他又想用手榴彈炸死日本鬼子；他問過人，手榴彈怎麼扔法，人家告訴他很容易：只要一拉發火線轟的一聲，便炸開了，一下子可以炸死七八個人。但是手榴彈呢？他沒有。村裏秘密游擊小組倒是有，然而不會給他十二歲的小娃娃，要手榴彈做什麼呢？

這怎麼辦呢？

小六兒睡覺，吃飯，拾糞，都想着這件事。從來也不跟人說起，只是自己悶在肚裏。

想，想不出好法子，就愁眉苦臉的了。

『大塊頭』仍然常常到村裏來，口袋裏裝着從別的村子裏搶來的糧，一碰見小六兒，總摸摸他的光腦袋，掏幾塊糖給他吃，逗他玩。他板着面孔，不理『大塊頭』，一溜煙地跑了。跑進胡同，拍的一聲，把糖都扔到地上，對糖上面吐了幾口唾沫，用小腳梆子把它踏得稀巴爛，狠命地說：

『誰吃你的糖，是小漢奸！』

有人從汽路那邊過來，他們說到處有地雷，炸死許多鬼子，鬼子最怕這個。他於是打定了主意。他和村裏的小孩，帶着木棍，糞叉，到汽路上去玩。

汽路，像一條長到看不見頭的死蛇皮，彎彎曲曲的躺在那兒。路旁邊是一片野墳，上面長滿了亂七八糟的野草，開着一朵朵水紅的大碗花。汽路上，靜靜的，一個人也沒有。走到路邊上，小六兒對大家說：

『走，咱們玩去，唯土唯。』

『好！』

八個小孩，一窠蜂似的，舞動着木棍糞叉，一蹦一跳地，飛奔去了。

『怎麼玩呢？小六兒。』小球兒瞪着一對魚眼睛問。

『看我的。』小六兒一屁股坐在汽路上，兩隻小手直往地裏刨，刨呀刨的，刨了個大窟窿，窟窿旁邊堆滿了一圈潮濕的鬆土。他把鬆土又推進窟窿裏去，土鬆了，多了，窟窿裝不下，就露在地面上一大堆。他把土堆弄得圓圓的，緊緊的，像一個大饅頭。他拍拍大饅頭，說：

『好了，不要動。』

大鎮鎮蹲在那兒，斯斯文文的，一動也不動。大家都動起手，照他那個樣兒做，東一個，西一個，就像路邊上那一片野墳似的，凸出在汽路上。

小六兒想起八路軍埋伏在路上打鬼子的情形，他把大家都叫回來，把木棍，糞叉放在墳後面。遠遠看去，墳上只露一點頭，他們全躲在野墳後面，誰也不跟誰說話。大約有一袋烟的工夫，汽路那頭烏烏的響，遠遠地十二輛汽車開來了。司機的看見路上一堆堆新土，不敢往前開了，嚇得大聲叫了起來：

『地雷，地雷！』

坐在車上的鬼子都跳下來了，向前走去，可是走到半道上就不敢走了，怕中地雷。鬼子四面望望，一個人也沒有。其中一個鬼子看見墳頭上露着槍筒，斷定準是八路軍在打伏擊，他驚慌地叫道：

『八路！八路！』

所有的鬼子都上了汽車，一個鬼子抱着一挺歪把子，打了兩梭子子彈，却得不到反應。小六兒他們爬在墳堆後面地上，動也不敢動。鬼子斷定：準是八路軍埋好地雷，匆匆忙忙的走了狡猾的鬼子又跳下汽車在土堆





一帶再仔細看了看，周圍畫了一個圓圈，插了一塊小木牌，上面用粉筆寫着：

「地雷！危險！」

十二輛汽車，停了有二十多分鐘，終於還是不敢開過去，都回去了，叫工兵來起地雷，工兵來了，起出來不是地雷，而是土；恐慌的鬼子相互啞然失笑，悻悻地走了。

從南面開來一列兵車，空隆隆地開過平原去了。

小六兒在回家的路上心裏想這次鬼子一個沒死了，不算數。

第二天下午，「大塊頭」喝得醉醺醺地又走進村來了。他見了村子裏的男人就打；見了女的就摸摸捏捏嚇得女人都關上門，躲了起來。小六兒到廟上叫小球兒他們，又一陣到汽路上玩去了。

小六兒手裏擎着蠶叉，肩上背着蠶筐，一邊拾蠶，一邊想着；怎樣弄鬼子一傢伙？走着走着，就走到鐵路上了。他一個人坐在賊亮的鐵軌上，只發楞。想起那天過的一列火車，火車裏坐的全是鬼子兵，他的小手比比劃劃地擺弄着，心裏忽然亮了。他回到那片野墳那兒，叫大家都把鞋脫下來。

赤球兒也脫下了鞋子，他歪着腦袋問：

『這個幹啥呀？』

『你別問，我給你們變個戲法，可好玩呢！』小六兒自己也脫下來，他手裏擎的『箕』是五隻，高興地說：『你們把眼睛閉起來！我叫你們看，你們豈看！』

大家都把眼睛閉起來，閉着，閉着，閉了好半天，也不聽見小六兒叫，小球兒問：

『好了沒有？』

沒人答他腔。他又說：

『你再不叫着，我自己可要睜眼睛看了！』

還是沒人答他腔。他睜開眼睛來看，嚙，小六兒不見了。

小六兒跑到鐵軌高坡那兒，瞅瞅四面，一個人也沒有，他把鞋子一隻一隻放在鐵軌上，堆成了一個小斜坡，用繩把它捆着。用手推推，很穩；他光着腳丫子，一巴一巴地跑回來了。

『你把咱們的鞋子，拿去幹啥鬼把戲了？』小球兒問他。

他揹着糞筐子，沒答他，只是氣喘喘地指着後面的鐵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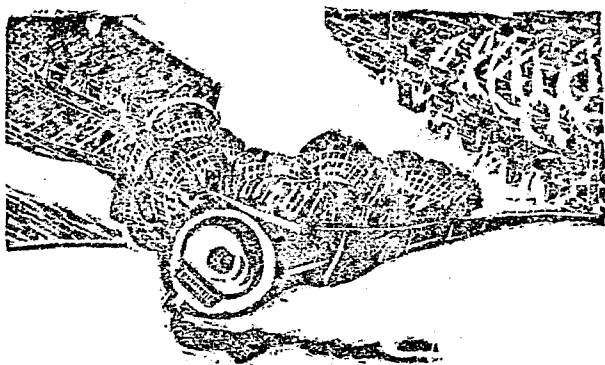
『快走，快走，鬼子追來了。』

大家撒開腳丫子，像一羣小鴨子似的，巴達巴達跑開了。

天，半黑了，快不見了。

跑到村邊，『大塊頭』還在村裏喝酒哩。小六兒告訴大家說：

『那些鞋子，我都墊了鐵道了，一會火車走到那兒，一邊高，一邊低，鬼子的火車



，走到那兒，你看！」他自己做了一個傾斜的姿勢，一歪，就會跌下坡去了，」

小六兒裝的可像理：自己真的跌倒地上了。大家都拍掌笑了；

『呵！！』

說着話，天就黑了。從南面開來一列火車，上面坐滿了鬼子兵。車子開的快極了，簡直像一陣風似的，嗚嗚地跑，一霎眼的工夫，就看不見了。開到高坡那兒，二邊高一邊低，轟的一聲，火車翻了。摔死了七個鬼子，有十八個鬼子受了傷。這消息，像風一樣，當時就傳遍了各村。

小六兒竊到的時候，一個月以來他的小臉蛋上，第一次浮上了快意的笑容。

（註）老陽落土，即太陽落山之意。

圍村

天快亮了。

冀中平原上的一個村莊，外邊給一百二十多個鬼子包圍住了，在等待天色完全放亮

……
村子裏的人，還不知道哩！

這次敵人圍村，運動很秘密，行動也很鬼，他們離村一二里地的光景，就包圍上，然後慢慢接近村子，離村子快到半里地，就停下來了，天快亮的當兒，才又往前進。

這時村裏的游擊小組才發覺，可是已經遲了：村子給包圍得很嚴密，真是連一滴水也漏不出去。

圍村的消息在村裏傳開了。傳到二虎子家的時候，二虎子還睡在炕上打鼾哩，可把媽媽急壞了，並不是怕二虎子怎麼的，二虎是個十一歲的小孩，村裏人，不在乎鬼子搜。怕的是老王。老王是區上的民政助理員，前日剛黑間，到村子裏來開村幹部會的人沒走，就住在二虎子家裏。

「老太太你家有地洞嗎？」老王問。

「沒有，要有早說了。」二虎子的媽說。

『有什麼地方藏一藏嗎？』

『沒有保險的地方。』

老王拔出藏在腰間的小手槍，想衝出去，但怎麼能衝出去呢？二虎子的媽沒讓他走，氣怒了一個孩子：

『老王，這樣好了，你裝病，躺在炕上，鬼子來了我掩護你，一混就過去了。』

老王同意這麼辦，剛蓋上被，還沒躺下去槍就響了。村裏當即混亂起來，人聲嘈嘈雜雜的。一會，忽然又平靜下去了，只聽見街上沙沙的脚步聲，和日本鬼子的叫喊：

『出去，出去，統統都出去！』

二虎子在門縫裏看見：每家的人，男女老少都叫鬼子趕出來了，像是趕廟會似的，一個個頂着一個走去。

二虎子心裏急了，臉紅的像個柿子，對媽說：

『要叫出去哩！媽，老王……』

『老王，說是他有病，咱們不出去……』

但是不行，鬼子敲門了：有病也要出去。

全村的人都集合到場子上，鬼子叫男的站在一邊，女的站在一邊，小孩子又站在一邊，大家只好都照着指定的方向站下了。場子四周都站上鬼子，閃着明晃晃的刺刀，場子兩頭放着四挺機關槍。

大家不知道鬼子要幹什麼，都不言語。千把人站在場子上，擠的滿滿的，却一點聲音也沒有。只有早起的各色各樣的小鳥，在空中飛過來，飛過去，吱吱噪噪的叫着。

兩個鬼子手裏拿着許多糖菓，走到孩子面前，發給每個孩子兩塊糖，——最後發到二虎子，他也不敢不接着鬼子的糖，——不接鬼子的糖，鬼子會打人的；他瞪着一對黑溜溜的小眼睛，瞅着鬼子。一個鬼子就站在他們面前，說起話來了：

「小朋友們，你們一個個出來，把家裏的人領回去，不準認錯人，認錯了人的，要殺頭。」

這是幹什麼呢？

昨天一天黑，就有漢奸報告鬼子，說是村子裏來了八路工作人員，鬼子就連夜來圍圍，要捉八路軍的人。知道大人靠不住，會掩護工作人員的，這次叫小孩子出來認，沒人認的，那一定是八路軍的工作人員了。

那個鬼子停了停，又說話了：

「誰認錯了人，就要殺頭，大人也要殺頭，一家人統統殺掉。大人不准說話。」他向男子堆裏望了一眼，看有沒有人面孔變色的。

老王站在人堆裏面，很沉着。

開始領人了！站在排頭的妮妮，她走到人堆前面，抓住他爹的衣裳角：

「爹，你出來。」

爹出來了。她又到那邊拉着媽的手：

「媽，你出來。」

媽從人堆裏走出來。她把家裏人都認了，鬼子叫他們回家去。

一個一個小孩認下去，男子那邊，只剩下三十四個人了，老王站在那兒，却還沒有

人認。

二虎子的媽，沉不住氣了，心裏直發慌，她想承認老王是自家姪子，可是剛才鬼手不是說過了嗎！大人不推說話啊。

認下去，男子那邊只剩下七個人了，老王還站在那兒沒人認。最後認到只剩下兩個人了，老王的手往腰裏摸，——二虎子的媽知道他腰裏有條手槍，大概是想掏出槍衝出去。但是鬼子圍得密密麻麻的，怎麼衝得出去呀！恐怕老王也想到這一層了，他的手又放下來了。

最後只剩下老王一個人站在男子那邊了，小孩子把自己騎母親嫂嫂都認回去了。輪到二虎子了。他到女人那邊，小手指着媽說：

「媽，咱們走吧。」

媽站出來了。媽望着二虎子，看他馬上又走到男人那邊，對老王說：

「哥哥，走咧。」

老王安閒地走出來，半道上却給鬼子攔住了：

「他真是你的哥哥嗎？」

「是的。」

「不是要殺頭的！」鬼子做了一個殺頭的樣子威嚇他。

「要不是，你殺我的頭。」

鬼子轉過來向他媽，問別人，大家都說是的。鬼子這才沒辦法，放他們回去了。這次，一個八路軍工作人員也沒捉到，鬼子以爲：大概八路軍半夜裏走了。

